

报告文学·散文·报告文学·散文·报告文学

● 段心强 著

第五颗星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报告文学 · 散文 · 报告文学 · 散文 · 报告文学 ·

第五颗星

段心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颗星/段心强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ISBN 7-5059-2333-1

I. 第… II. 段…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6341 号

第五颗星

段心强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 插页 272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200 册

*

ISBN 7-5059-2333-1
I·1703

定价: 15.60 元

自序

案头放着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书稿，像是一块躺着的碑。不知它是里程碑，还是墓碑？不管是什么碑，上边总要写碑文的。为了不让我的拥护者把碑文写得太多，在我本来不太漂亮的脸上涂一层粉；也为了不让我的反对者把碑文写得太坏，在我本来不太丑陋的脸上抹一层灰，我还是深夜静坐，闭目沉思，压一下心跳，清一清杂念，进入历史的冷漠，公正的理性，写下这篇《自序》。

我总感觉自己活得很累。我很自信，自认为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活中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我整天忙得很，一点也不挥霍时间，以快节奏写下工作的程序表。这诚然会给我带来一些疲劳，但这种疲劳是轻松和幸福的基础，不会造成精神上的累。真正使我精神上感到累的是工作以外的干扰。我从小善于幻想，总以为人生的真理像一滴没污染的水，永远是那么清澈、透明、甘甜。实际上生活本身就不是完全透明的，有时还注入许多苦汁，使我苦不堪言。十年动乱之后，我便睁着惊讶和怀疑的眼睛，在政治斗争洪流的边沿行走，惊涛骇浪虽没把我卷走，却不时地打湿我的衣服。比如，我正在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沉醉于写作，灵感的阶梯正引导我攀登事业的一座山峰，突然从背后射来一簇子弹，有一粒还是对准脑袋要命的——有位不大不小的官明明是他让我把20万建记者站的钱先找个建筑公司预付，我按要求找了个公司，又怕找的不准，还专门请报社到这个公司考察，考察组还是他派的，考察后又是他和有关单位商定直接往这个公司汇的款，我连接收这笔汇款

的银行和帐号都不知道，可在评职称和提干前夕，他竟跑到检察院告我挪用公款 20 万元，要求逮捕入狱，判刑劳改。检察院认为抓住一条大鱼，派人到报社和我工作的辽宁省调查，搞得满城风雨，似乎监狱里已经为我预约了房号。人们大都是听到风就是雨，自然信以为真。有的见面斜视，有的开始疏远，更多的是背后议论：“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段心强搞这一套。”

.....

亲戚为我担忧，朋友为我着急，我倒不急不忧：一方面是因为没办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更重要的是我在读书中知道，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个人的成就背后，都有一串诽谤、中伤。大诗人但丁被任命为行政官之后，清政如水，当权者却用谣言和仇恨制作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硬给他戴在头上，终身流放，客死他乡。我不是在这里自比但丁——我的水平比但丁要强，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比但丁聪明，而是我的时代比但丁的时代进步。在当代中国，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怀疑真理能否战胜谬误，可悲的只是战胜的过程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我的案子折腾了一年半以后真象大白。事实是唯心主义者的克星，原告成为被告，受到人民日报社 40 多年来第一次对恶意中伤他人者的通报批评。应该说结论是公正的，但过程却是悲剧。那一年半里，我作为被告，要向亲朋好友述说真情实况，要向检察院实话实说，要给报社如实报告，浪费许多时间且不去说，精神上的屈辱谁能想象得到？而且，因为是非不清，职务没提，职称没评，真象大白，时机又过，名利自不必计较，可心理不平衡带来的愤怒、愤怒带来的折磨又有何人理解？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和文学事业，家在北京，可在辽宁记者站一驻就是十年。全人民日报只有一个记者既去有生命危险的老山前线，又去没吃没喝连一滴水都难找到的大兴安岭火场采访，那就是我。几年来，我出版三本作品选：两本新闻通讯，一本报告文学。其

中 25 篇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有两篇还是全国新闻奖，1993 年一年就获得两次报告文学奖。全报社有新闻理论专著的编辑、记者屈指可数，我就有一本《心理学与新闻》，而且被中国人民大学列入《新闻大辞典》。另外我还有几本译著：《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旅欧漫记》……一位早已评为正教授级的记者说：“你的硬件比我还好。”可这好的“硬件”没用，最后还是没评上。我攀登高峰，发现荣誉的高峰凄凉而冷酷，很难找到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处。因此，我曾经把种种欲望撕成碎片，扔向天空，撒进大海，是生活的手把它们收集起来，连在一起，组成我的生命之船。这只船本来是一叶非常脆弱的小舟，不宜在惊涛骇浪的水流里航行，可正好相反，它没有引起人生流水的惻隐之心，反而使我这片小舟在汹涌的波涛中载重行驶，沿着国家兴衰的曲折河道，从这个港口赶到那个港口，没有卸货又增加载重……

在水边得草，到水里采莲。我深深感到，轻易捕到的鱼，多是病态的小鱼。要逮住大沙鱼，吃到美味鱼翅，就要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去捕。为此，报社派我到老山前线采访，我明知有生命危险，还是欣然前往；大兴安岭燃起大火，我放弃对小儿的辅导，战胜没吃没住的困难，完成了报道任务。

在一马平川的水中行船，很难激起美丽的浪花；在礁石林立的水里航行，则常常卷起一朵朵瑰丽浪花。我在寻求幸福的时候却丰收了大大小小的痛苦，但没有倒在痛苦的沼泽里，而是把这些痛苦演化成生活本身的原料，加工成动力和知识，从中获得欢乐。正如一棵树受到烈日的烧烤，没有变焦，反而把它加工成养料和氧气，储存起来，保证自己正常生长、开花、结果……

人们创造历史，历史也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忧郁构成我整个人生的基本底色。这就注定，在我把社会大花园中一朵朵瑰

丽鲜花献给人们的同时，在我从那远方天边深沉的红霞上撕一块披在共和国肩上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把心中的苦汁注入其间，还把那一块乌云撕下一片缝在红霞之中。

我出生在黄河故道旁边一个古老的穷县——单县。它位于河南淮阳的“人祖坟”和山东曲阜的“次祖坟”中间，像一条淤积在黄土中的破船，似乎再也不能把伏羲氏曾经管理的、女娲补天的、舜的老师单卷出生的这块地方再载向远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往往是在鲜血和泪水拌成泥泞的小径上走完自己的一生，所以很少不为家乡悠久、文明的历史自豪。我从不回避自己的穷困故乡，对它一直充满着敬意和留恋，它贫瘠的盐碱地虽然没给我1米8以上的个头和白晰细腻的机体（正相反：矮、黑、皮肤粗糙），被现代女郎视为“半残废”，但它造成的饥饿、穷困、劳累，在剥夺了我童年的许多欢乐的同时，也冶炼出我另一种性格：生命的顽强，意志的坚韧，办事的公正，互相协助的热情。这又一次证明：逆境和困难，是人格完成的严师。正因为如此，我从偏僻的农村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成为《人民日报》记者以后，便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真实地记录生活。我想，历史上都有这样的记载：“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们今天的党员记者，理所当然地要真实地写史。当然，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写的不是“通史”和“地方志”，但是“编年史”，至少是“备忘录”，因此也必须真实，否则，后人没有可靠的依据，后患无穷。

生活潮汐起落，或形成漩涡，或掀起浪涛，鱼目与珍珠混杂，美好与丑陋俱在。但是，一个民族只要能够坚定地前进，美德一定是它路上的基石。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记者生涯的我，怀着极大的热情记述着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的企业家、专业户、军人和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乐与苦。与此同时，我还像医生那样，手握犀利的解剖刀，割掉

一个个生活中的肿瘤，清除那历史的“痼疾沉疴”，把一些病态的人生世相展示出来，目的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总之，我的这些稿件，既是一份继往开来的“纪实”，又是一份给历史留下的存疑的问卷——这也是我的追求。

有人说：“做人要老实，做文要狡猾。”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如何“狡猾”？一是结构，二是语言。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写作不需要讲究结构，有啥写啥，写完了事。这是一个误区。有许多报道，包括一些报告文学，就是因为缺乏构思，读了就像吃下一块用没有磨成面的高粱糝子做成的窝窝头。大量事实证明：新闻报道，特别是报告文学，需要写得有起伏，需要奇，需要巧。小说的奇、小说的巧，要靠虚构来实现，这是新闻报道的大忌。但它结构的曲折，常出人意外，很吸引读者，值得新闻报道借鉴。这也有现实根据。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推移，一般将不虚构文艺作品，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转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到的那种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托尔斯泰的时代都已看到这种势头，我们今天讲借鉴小说的结构，自然不是天外奇谈。我在《老山恋》中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运用了小说的结构，通过倒叙、插叙，使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可读性很强，有的说这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

语言是新闻和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搞建筑的都知道，用的材料不同，就是同一个设计，建筑物的质量也不相同。新闻和文学也都一样，语言对于文章的风格影响很大。当前有风格的作品在语言上分两派：一是准确深刻的“专家语言”，号称“学院派”；一是土气但富有哲理的“群众语言”，号称“山药蛋派”。作家刘绍棠有句名言：“土，即洋。”我赞成这句话，但我要创造第三种风格：折中派。汲取“学院派”语言的深刻、准确，保留“山药蛋派”的土气、哲理，使文章尤其是报告文学，

读任何一篇都从中得到启迪。

我已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耕耘多年，现在献给大家的《第五颗星》，是报告文学园地的第一季收获，会给人新鲜感，但绝不都成熟——我急急忙忙采集着各种果实，装得满满地送到你们眼前，尽管有的还没成熟，有的还不完美，但目的都是一个：把它们培育成茁壮的幼芽，嫁接到别人的“树”上，长出更好的“杂交枝”，结出丰硕的果实；也愿一些在“记者——作家”的狭长道路上攀登的人，把其中的一篇文章当成一个个标牌，迅速地走到自己的目的地。

贝多芬说：“通往完善的路是漫长的，然而精湛的技巧就在这条路的尽头。”我尚有自知之明：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我仅仅迈出第一步，以后的道路还很远。我的态度还是屈原说的那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目 录

第一部分 报告文学

第五颗“星”	(3)
“赵希友现象”	(29)
在没有航标的“海”上	(55)
仍是“特殊材料”	(86)
活在人们心中的公仆——张鸣岐	(110)
老山恋	(120)
田坛上的“东方神话”	(126)
栗原小卷·中野良子·梁小龙·沈丹萍	(193)
保卫塔河	(201)
不是“因为偶然的出身”	(216)
中医医农创始录	(229)
大工厂里的“小特区”	(244)
走出“围城”	(251)
“五色桥”	(255)
金光大道	(261)
血的代价	(264)
权力上的“污垢”	(270)
夜幕下的交易	(276)
“李渊桥案”	(285)
终于画句号的案件	(290)

第二部分 散文

世上我唯一对不起的人.....	(323)
歌是有声的情 情是无声的歌.....	(329)
海峡隔不断.....	(333)
故乡人的怀念.....	(336)
历史条件与个人奋斗.....	(339)
误解·污辱·诬害.....	(344)
塞北奇沟.....	(349)
冰峪纪行.....	(352)
天下第一水洞.....	(357)

第一部分

报告文学

分類十條

學文書院

第五颗“星”

人生的长链，是金铸的，还是铁打的？是鲜花编的，还是荆棘插的？在于自己的选择。

——题记

他徐徐拨动彩色的地球仪，显示着世界生产味精的一颗颗“巨星”——

日本味之素株式会社；

法国奥桑味精厂；

南朝鲜味元味精厂；

中国台湾味丹有限公司；

第五颗：中国河南省周口地区味精厂。

这里的“第五颗”，不是就规模论大小，也不是按速度排“座次”，只表明它在世界味精“五强”中出现在宇宙间的时间——从诞生到现在，满打满算才8岁。8岁的孩子正顽皮幼稚，而这个8岁的企业却成为世界“超级明星”。那一年年扩大的数据是它的“年轮”：

1983年只能产味精400吨，1991年达到4万吨，增长100倍，每年平均递增80%；

1983年固定资产只有400万元，1991年达到1.15亿元，增长28.8倍，每年平均递增80%；

1983年销售产值只有900万元，1991年达到3.675亿元，增长40倍，每年平均递增62.2%；

1983年利税只有108万元，1991年达到7211万元，增长

67 倍，每年平均递增 80%；

今年的利税往少里说，也达到 1.5 亿元……

这些充满诗意和感情的数字，与吹牛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实实在在。由它们堆积起来的“金字塔”稳固、坚实，高度至少名列第四；速度数一数二，许多外国专家说：这在国外也是“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的带头人就是拨动地球仪的周口味精厂厂长、全国著名企业家——李怀清。他带领 7000 多名职工写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序篇——《项城篇》。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1982 年深冬。寒冷的北风象千万把镰刀似地削秃了中原大地，象无数只手一样摘光树上的叶子。项城县城象一只破旧的历史沉船，四周淤积了厚厚的黄土，似乎永远不再扬帆起航。这贫穷的黄土地，不仅缔造了人们活下去的贪婪，也凝成了人们生命力的坚韧，正如脊薄土地上的树苗，成活率低，要活下去就要挣扎，可一旦成活，木质就特别硬，是一等的好材。

一天，项城县统计局公布了给历史留下的记载：

农业遭灾，国家发放救灾款 63 万元；工业亏损面占 70%，仅四个大户就亏损 110 万元。全县人均收入 97 元，政府机关吃国家财政补贴 404 万元。

这件“新闻”对于在贫困中麻木的项城人，似乎只是一阵带点苦味的“耳旁风”，可对于立志改变贫困面貌的项城人，却是猛烈的一掌，引出许多思考。这些人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这样：社会从这个方面剥夺了他，可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他。项城人贫困，可这贫困又给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幸福和痛苦就在

这“剥夺”和“造就”中来往交替，形成命运的基本方程式。

晚上，本来就不热闹的项城县城，提前进入夜间的宁静。家家关闭门户，除了街道上若明若暗的路灯，一片黑灯瞎火，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此时，在老酒厂平房办公室的破桌子边，一颗不眠的心在加快跳动的频率。

这是一位既贫困又富有的项城人！

他中等个儿，浓眉大眼，厚唇白齿，衣着整洁，威严而不失和霭，朴素而不失仪态，精明而不失厚道，果断而不失从容，热情而不失持重。他那微驼的脊背，两手的老茧，刀刻似的皱纹，不是岁月的沉淀，而是辛苦留下的印记，他才40多岁！

作为一厂之长，李怀清随着厂的倒闭危机，手里没有分文，说他是世界上最穷的企业家也不过分。可他的心很大很野。他感激和爱恋着这片贫穷而温热的黄土地，发愤甚至发疯似地敲击着这片土地的致富之门。

他上下求索，浮想联翩，在贫困中寻找着致富的“基因”。项城一带并没有穷苦的“胎痣”，我国各家通史都记载：“伏羲都宛丘”、“炎帝神农氏都于陈”。“宛丘”、“陈”都是指的离这里只有30多公里的淮阳，太昊伏羲陵里埋着“人祖坟”。五千多年前，这里就开始了人类的文明，而且还有着“女娲补天”的传说：共工与祝融大战而败，恼羞成怒，头撞不周山倒，天柱折，从此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低陷。星辰北移，江河南下，天不能覆盖大地，地不能普载万物，民不聊生。在这里生活的女娲，为拯救人类，拣来一些五彩石，用河水粘在一起补天，斩掉龟的四肢作为天柱，从而天地重归正常，而且出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瑰丽的颜色……

“中原大地的祖先不仅能创造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而且能战胜人祸天灾，进一步美化世界。我们作为中原大地的子孙，应该更会补人祸天灾在生活的天空中捅出的穷窟窿，使之更加

美好”。——李怀清这样想。他还从女娲补天的传说中悟出一个新鲜的道理：女娲补天的想法和做法，都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她自己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是黄土地蕴藏着的中华民族不断的根，不灭的魂！

从此，李怀清努力把自己的脑袋移到自己的肩膀上，认真思考项城的问题。这里没山没河，地下也没聚宝盆等待开发。靠风调雨顺的农业固然可以增值，但潜力不大。项城穷，穷在工业少而亏损。亏损的原因千条万条，其中一条是没找到“突破口”。

李怀清原是乡党委书记，按照组织的意见，到项城县酒厂当厂长——这是他生命中的“战略转移”。这个厂一直用地瓜干酿酒，传统的工艺凝固了他们的思路：造酒在我，喝不喝在你。开始由烟酒专卖公司统购统销，他们只管理头生产。改革使经济结构重新排列组合，人们生活提高后，抽烟要带把的，喝酒要冒沫的，骑车要喷烟的，烟酒专卖公司对他们的酒不再“专卖”，厂里沟满壕平，到处是酒，一下积压了 300 多吨。

酒流不畅，他们找有关领导要生产项目。外贸部门要他们生产貽糖出口，他们既不论证，也不考察，心里一点也不托底，就急忙转产。开始确也出口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外贸部门很快不再收购，只有“出口转内销”。既是“处理品”，价格就得一让再让。开始 1730 元一吨，接着降为一吨 1400 元，很快下浮到 1050 元，最后 980 元一吨，赔了本，也只得抛出去，谁叫你盲目生产来？！

领导又让生产柠檬酸，还说是出口。“柠檬酸”的名字对他们职工都是陌生的，怕是“洋货”，外国人能要，他们又认认真真地转产。外请专家指导，内让职工配合，力没少出，活没少干，柠檬酸刚生产出来，国际市场开始滞销，他们的产品没办法变成商品……